



编者的话

长大的你，还记得自己的童心吗？年龄一点点增加，我们或多或少会被磨去一些棱角，但藏在内心角落的那颗童心，可不要让它彻底被埋没。童心是真实，更是珍宝，会让成长中的你，看到不一样的精彩。

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 五月 (v.zhou@sina.com),与 五月 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



蓝色大海的梦境 (小说)

王彤乐(22岁)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学生

张老师的手背在身后，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反复吟诵着杨万里的诗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吱呀晃动的风扇不断把燥热的气息往窗外赶，避暑镇的夏天已经来了。

叶小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双手托腮数着桑葚树上飞来的麻雀，同桌贾明明趴在桌子上就要睡着了。张老师读完诗，喝了口水，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蓝色大海的故事。孩子们的心像透亮的浪花被又一次激起，窗外是连绵的山和此起彼伏的绿。

叶小秋想起了妈妈。妈妈在一座海滨城市里工作，很久才回避暑山镇看她一次。每次离别前夜，小秋总要妈妈跟她讲讲关于大海的童话，等小秋长大了，妈妈也带小秋去看海。天蓝色的许诺里，小秋无数次地憧憬，那些涌动的蓝色有多美，避暑山镇以外的世界又有多大。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贾明明揉着惺忪的眼睛从桌上抬起头来，上课可真无聊啊，他伸着懒腰拽了拽小秋的辫子，笔记借我抄一下咯。

你想不想去看海啊？小秋递着笔记本问道。看海，你有没有搞错哇，我们这离大海有多远。明明觉得不可思议。可我妈妈说大海特别美。小秋低下头小声嘀咕。我爸爸也说过，很多年前他也看过大海，后来常常跟我提起。前桌林佳也转过身来，我们就一起去嘛，想办法总可以的。

张老师正坐在讲桌前聚精会神地批改课堂作业，于是小秋、明明、林佳三人提着书包悄悄跑出了教室。山坡上白羊在吃草，牧羊的老爷爷用草帽盖住脸睡在树荫下。

王璐琪

春夏初的空气被太阳烤得体积膨胀，直至夕阳余光散去，还热腾腾。晚饭后，睡觉前是弄堂里的小孩出来玩的时间，孩子数量多，发出的嬉闹声波澜壮阔，也正是因为孩子多，一些小商贩担着自家的商品，地上铺块布，或瓜果桃李，或塑料玩具，或纸笔本子。

悠长的叫卖声在细碎的孩童玩乐声中穿梭，趁着温柔夜色，宛如春季落幕前的挽歌。

有个卖桃的人，脚底下搁一只篮子，篮子里码着一堆桃，并非培育出来的多汁柔软的水蜜桃，而是自家院子里长的青桃。桃在初长时要掐掉一些，好让营养只供给有望长得更大的桃，他应该没有掐过，而是贪心地都留了下来，以至于他的桃个头萎缩，只有杏般大小，且青红相间，蒙着一层浑浊的毛。桃气芬芳，但他的桃一股涩气。

他沉默寡言，别人用喇叭叫卖了叫卖声，反复播放，他揣着手蹲在地上，一声不吭，看孩子玩游戏看入迷了，跟着咧嘴笑几声。夜色将至，路灯未亮，他的面孔模糊不清，只看得见一排白牙齿，知道他在是笑的。

他五十多岁，跟母亲住在弄堂中段，桃是他母亲种的，他没媳妇也没孩子，大人们叫他“老梆子”，起初孩子也跟着叫，后来被大人骂，才知道“老梆子”是骂人的话。但大人们谈及他，仍旧一口一个“老梆子”叫得利索。弄堂里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孩子说脏话还是要管。

桃几乎没人买，他不急也不燥，屁股稳稳当当坐在马扎子上，看孩子蹦跳，这一批桃放软和了，放不住了，再放到次日要烂掉，又无人买，便分给热得满头大汗的孩子们。他把筐拎到一家人的水龙头前，这家的水是用抽水机抽上来的地下水，比普通水

要坐火车去看海肯定得有钱买票。几百只灵鸟飞过天空，抖落下些轻白漂亮的羽毛，小秋提议去森林里多捡些羽毛，拿到镇里卖。没过多久，他们就背着满满一大书包的羽毛来到了避暑山镇的集市上。

夕阳染红了小半边天空，可羽毛一根都没有卖出去。小秋叹气道：那我们走路去看海！河岸边摆渡的老爷爷把他们带到岸的另一边，小朋友们过河做什么？蓝色湖水里淌着隐约红色的余晖。我们去看海。林佳抢先回答道。哈哈，看海，你们知道大海有多远吗？反正我们会去到的。小秋撇了撇嘴，在心里倔强地说。

天黑了就快回来，小朋友们别玩太晚了。摆渡的爷爷划着浆，笑呵呵地说，我们大山里的河水啊，一点也不比大海差呢！

下船后，明明走在最前面，夜莺开始歌唱。天凉下来，山风簌簌作响，穿山而过的火车长久地鸣着汽笛，明明挥着书包，试图让火车等等他们。可火车太快了，每一个车厢都紧拉着蓝色的窗帘，没有人探出头来注意到避暑山镇里这三个筋疲力尽渴望去看海的孩子。

天空中蓝色不断下沉，起风了。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啊？林佳走得越来越慢，在一堆稻草垛下蹲了下来，蜷起身体。小秋和明明也停了下来，他们靠着彼此的肩膀取暖。田野里的稻草人好像在风中舞蹈，更远的地方，小草屋里零星的灯光一盏一盏熄灭。

你们害怕吗？小秋坐在明明和林佳之间，问大家，我们明天要是回不去学校，也看不到大海，该怎么办啊？那我们就继续走，走到世界的尽头。三个孩子昏昏欲睡，三颗小小的心紧紧地挨在一起。

梦中是蓝色的大海，寥若晨星的船在他们梦的边缘航行。月亮是颗黄色的水果

青桃

温度低，一筐青桃淋了冰冰凉凉的水，也并没有变得更好吃，洗得再干净，咬一口舌头也麻麻的，仿佛褪不净的桃毛扎进了肉里。

分完这一筐软桃，第二天他仍旧坐在原处看我们玩耍，筐里盛着新摘的青桃，码放整齐，一共四排，每排八个，小而局促。因他在旁边看着，便成了公正的法官，谁违反了游戏规则，不服气的人手一指，不信问他，他看着呢。

他便当真站起来，走到孩子们中间，把所看到的掰开揉碎讲一场，力证正义的一方。

他的确看得认真，没有偏差。那是个普通的傍晚，他坐在马扎子上，与隔壁摊位的人说话，忽然有人喊，你妈上厕所摔倒了。他慌得站起来就往家赶，两边摊位上的人也跟着他后面跑，我们停下来，只见在外头吃饭的大人们放下碗筷，涌向他家门口。羊肠子一样细的弄堂堵住了，不一会儿，等不及救护车，六个人抬着他的老母亲出来了，他的老母亲卧在躺椅上，男人们手扶着椅子腿，大声驱赶着我们让路。

一切发生得突然，结束得迅速，我们只从人缝里瞥见他老母亲的白头发，没有光泽的白脑袋枕在竹枕上。

孩子善忘，待人群众散净，继续着游戏，天完全黑了，开始有孩子被陆续喊回家。我们这才发现平日里的商贩今天意外地都走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筐和马扎子。

他的桃总上拿回来了。一个男孩子喊。那我们等他回来吧。一个女孩子回应。

于是我们围着筐挨个坐下，抱着腿等他，弄堂口望了又望，熟悉的身影并没有

糖，黑暗里的紫葡萄已经成熟。他们驾乘的蓝鲸在海浪里跃然而起，满身水汽，披着蓝色的雾。海浪弹奏出更多童话里的乐章，岛屿里的花瓣凋落又重生，避暑山镇里的星星在海面上闪着蓝色的光芒。

直到一束亮黄的光照向贾明明的眼睛。他的爸爸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举着手电筒站在眼前。这么晚了不回家，你们在这做什么？！贾叔叔好像非常生气，明明跪在草垛下，又怕又冷，一言不发。

叶小秋看到，妈妈跟在张老师身后也匆匆跑了过来，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一场梦。

还好没跑到米香镇，不然可就麻烦了。小秋妈妈在一旁焦急地说着。原来他们走了这么久，连避暑山镇都还没有走出呢，世界有多大，大海又有多遥远，小秋觉得不可思议极了！

小秋，快和妈妈去赶火车。张老师把叶小秋拉起来，转身对她妈妈说，还好没耽误了时间，你们快走走吧。

原来，跟着妈妈去城里治病的外婆，这些天病情又恶化了。妈妈放下工作，匆忙地赶回来想要带小秋过去再看看外婆。小秋这才发现，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拉着她的手也冰凉如水。

避暑山镇今晚的最后一班火车就要开来了，终点是遥远的海滨城市，小秋和妈妈坐在那列绿色的铁皮车里。火车穿过山岗，跨向大桥，小秋掀起蓝色的窗帘，月色明朗。她想到外婆，想到月色下外婆晃着芭蕉扇给她讲过的人鱼公主的故事。

贾明明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眯着眼睛睡，张老师牵着林佳绕过哗哗作响的杨树林，他们被同一轮明月照着，奔往避暑山镇里几处不同的灯火。而小秋也见到了大海，她穿着蓝色连衣裙拾贝壳海螺，并天真地祈愿看到人鱼公主的尾翼。

再次回到避暑山镇的时候天色已然入秋。透亮的蓝色变成薄薄的翅膀，在张老师念着乏味古诗词的窗外徘徊。那些梦境在孩子们洁净而坚贞的心间猛烈涌动之后又渐渐归于平息，变得遥远而辽阔。

青桃

出现。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远远叫我们赶紧回家，声音急促，我们也察觉到今天气氛的不正常，害怕惊慌却不知为何。天空颜色越发深了，蓝得犹如被水冲洗过。我们从未在外面玩这么晚过，有了想回家的念头。

放在外面不要紧吧？要不然我们给他送回去吧？我们吃了吧？

最后一个提议不错，但很快被我们当中最有主意的孩子否决了。他又卖不出去，每次不都给我们吃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搬着马扎子，抬着筐，把桃给他送了回去。走得匆忙，他虚掩着门，通风不好，从门缝里散发着一股长年累月发酵的菜油味，院子幽暗，大桃树黑黢黢地立着，夜幕给它的枝叶修剪得如同木刻画。

我们把桃和马扎子放在他的树下。正要走时，忽然大孩子说，桃少了一个。伸头看看，因为桃码得整齐，最左边的确少了一个。

于是我们开始自查，在大孩子的监督下，乖巧地把手摊开，最后桃在最小的那个孩子的兜里找到了，他被迫把桃拿了出来，递出去的时候又不舍得，紧紧攥在手里。

是我把他的手掰开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小胖手，没骨节似的绵软，手心里捏着一只完全没熟的青桃，一点儿红影子都没有，在手心里攥久了，被手汗浸得湿漉漉的，桃毛全磨掉了，夜色下青翠得剔透，仿佛一颗宝石。

放回桃子中央，它看上去不一样。树上还有许多毛桃，隐在树叶丛中，等着明天的夏季阳光给它们染上红。

童年的小岛

音，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假期我要寄住在远房姨妈家里。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去年，姨妈的儿子、我的表哥教我用泥巴来构筑城堡，还教我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例如突兀尖顶的哥特式、圆而优雅的巴洛克式，等等。表哥说，他长大想当建筑设计师。那时候，我坚定地认为，表哥长大后如如愿以偿，设计出漂亮而别具一格的建筑。

我回头，看见表哥背着书包，面无表情地走进屋子里。

自从参加补习班，表哥再也不陪我玩泥巴了。即使是表哥放假的时候，我也不敢让表哥陪我玩泥巴。我怕表哥会一边拒绝我，一边眼神中流露出，我不要玩这些小孩子的好玩儿的神情，那是我不同意面对的。

吃完饭，我回到了院子里。我刚下过一场雨，我用泥沙堆起的小岛，被带着泥土味的水包围住，上面的小草也被水珠压得轻轻摇曳。我把几只蚂蚁抓到一片青翠的叶子

致
童
心

漫画：程琛

细语童年

姜士冬(22岁)
长春师范大学学生

那时候，一天很长，太阳落得很慢，将云朵都染成了红色。那时候，晚上还能看到大片星星，亮闪闪的，夜空下的我哼唱着歌谣。那时候，我还是小小少年，对这个世界抱有大大的幻想。

童年是不声不响离开的，我没有来得及与它道别。想来，长大后的许多道别，都是不声不响的，悄悄离开，悄悄归来，不需要太多的语言，语言往往很苍白无力。当我意识到童年已逝，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抱抱还不想长大的自己。

感谢上天，赐予我一个美好且完整的童年，在乡村初生，在乡村长大，我喜欢光着脚丫在土地上行走，仿佛自己落地生根，回归大地。

村子不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与我同龄的小伙伴也就七八个。我们一起去村东

的雾凇里来，也从“泼水成冰”的那个小杯子里来。

每次身边陆续有同学因为感冒请假的时候，那就是冬天来了。冬天是奶奶的数九歌和爷爷的大棚，是长长的寒假和热闹的春节，也是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雪。说不准哪天早上起来，地上就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大人们爬上房顶，一边把厚厚的雪推下来，一边开心地笑：

“来年地里肯定虫少！”小孩子们则挤在屋檐下，乐此不疲地看着那些雪的瀑布。那些雪是我们最好的玩具，或者三五成群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铁锹，拍出一个丑丑的雪人；或者戴上厚厚的手套，打上一天轰轰烈烈的雪仗。村里有一块背阴的土坡，雪尤其不容易化，拿上一块厚纸板，那里就成了雪道。大家带着几分运动员的气势在坡顶默契地排着队，比谁滑得更远，也比谁摔得狼狈，喂喂喂，地滑过一个又一个冬天。

另一块儿碎片里躲着一只狗，那是一只通身长着淡黄色毛发的小土狗。每天早上，让它们乘着叶子船，去岛上“探险”。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我忍不住吟诵起李白的诗。

我出生的城市虽然地处沿海，我却很少看见海。我家乡的海边也没有椰子树。我仅仅在杂志上看见过高大婀娜的椰子树，金光闪闪的海滩，还有载满游客的船。眼前这小小的墙角和我童年的小岛，是我最向往的梦境。

蹲在墙角看了一会儿蚂蚁后，我回到屋子里，正好看见姨妈在训斥表哥。

你呀！就这样不努力，这么简单的题都错，以后成绩不定差到什么程度。长大能干吗，喝西北风吗？

我看到表哥低着头。

多年后，表哥说过，他不喜欢数学，可偏偏他的妈妈就是数学老师。表哥被姨妈批评不断，逐渐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如果当时的他知道，学好数学对成为一个建筑师很有帮助，或许他不会那么讨厌数学吧。

头的小学上学，一起玩游戏，就连偶尔打架，也都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嘛，没有深仇大恨的，几天后又成了好朋友。谁都不再提打架这件事，就好像打架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童年的夏天是美的，院子里的菜花都开着，就连果树的枝条上，也开着各种颜色的花儿。奶奶喜欢种花，将院子的前前后后都种满了花。花都开了，姹紫嫣红的，蜜蜂在嗡嗡地采蜜，蝴蝶在院子里相互追逐。下过一场雨后，天边还会出现七色彩虹。

奶奶指着彩虹对我说，那是天上下雨，淋湿了仙女们的衣服，于是呀，仙女们就搭起彩虹色的晾衣竿，在晾衣服呢！咋少我的我，竟然信以为真。后来有几次下雨，雨过天晴后却没有出现彩虹。我问奶奶为什么没有彩虹呢，奶奶回答，那是仙女们都没有外出，没有淋到雨，自然不用晒衣服了。

小时候多傻，对很多事情都深信不疑。家里养了十多年的阿黄老了，牙都快掉光了，见到生人也不会汪汪叫了。有一天，阿

我的
幼时记趣

张喆(24岁)
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初中背古文的时候，我们都曾背过一句“余忆幼时，能张目对日，当时看着文中的“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或“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只是觉得拗口难背，长大了再看，倒是能从里面看出几分乐趣和与自己童年的相似处来。

如果把过往的时光写成一本书，那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记录者和收藏家。和朋友聚餐时，我们也会围坐在一起说说小时候，可是很多次，我努力摇晃着记忆的存钱罐，从小小的开口掉出的却不是连续的童年记忆，而只是几块斑斓的碎片。很多次，我就是随手翻检着这些碎片，试图拼凑起完整的从前。

其中的一块碎片里，藏着一捧幼时的雪。北方的孩子对于雪从不陌生，从小我们就熟悉了看它们从天上来，从树上结出

可惜，当年没人告诉他。没人陪我玩，我便自己读着表哥的书。读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惊奇地发现，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赤练蛇、覆盆子、蟋蟀，和我的蚂蚁、树叶、椰子树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我拿着课本，跑到刚刚备课完在灯下小憩的姨妈。

姨妈，我特别喜欢这篇文呢！您家的院子，多像那百草园啊

姨妈似乎倦了，微笑一下，合上面前的书本，对我说：鲁迅先生是大家，我们普通人哪儿能比呢，我可看不懂这些。

那一刻，我非常希望能穿越时空，去找鲁迅先生一番倾谈。我相信，他会懂我的书。可惜，现实中没有时光机。

从姨妈的书房出来，我也合上书本，关掉灯，爬上床铺。

第二天清晨，我又望向我的海岛。水似乎蒸发了不少，树叶小船也搁浅在了水泥和红砖旁边，蚂蚁们不知所踪。阳光正烈，不一会儿，院子里的水就干了。

表哥已经背上书包，前往补习班

多年后，表哥考上了大学，可惜离他的建筑学专业差几分，于是选择了会计专业。他对专业也算满意。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当建筑师的梦想，但我始终记得我的海岛。

黄连早饭都没有吃，我叫它，它没有理我。我知道它听到了，因为我叫得很大声，一定是它在装睡。

等我放学回家后，发现狗窝里的阿黄不见了。我问奶奶，奶奶说仙女瞧见了阿黄，很喜欢它，就把阿黄接到天上去了。能到天上去自然是好的，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说不定还能看到仙女长什么样子。

我自然相信仙女的存在了，我读过《西游记》，那里面就有很多仙女，还有会使用金箍棒的猴子，十分贪吃的猪八戒。我总会抬着头，呆呆地望着，盼着能见到仙女。天空中的云朵变换着模样，有时候就有一朵长得很像仙女。

是不是当我知道这世间没有仙女的时候，我的童年就结束了呢？后来，离开乡村去了城里继续念书。我发现夜空中的星星少了，就连北斗七星都不能常见了。城市的夏天很热，密不透风的热，少了花香，也不见相互追逐的白蝴蝶。

昨夜，我梦到了仙女，她的衣服被雨淋湿了，她搭起彩虹桥，爬起了衣服。奇怪，怎么没见到仙女身旁的阿黄呢？一定是偷跑到哪里玩去了。醒来，窗外的雨下得淅淅沥沥，有几声狗吠，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

晨，它就会准时用两条前腿趴在炕沿上，把人挨个舔醒，以至于后来爷爷奶奶不得不早起躲过这场洗脸仪式。等放学时，他又会准时在门口等我，连奶奶也感叹：你说它又不会看表，怎么掐点儿掐得这么准呢？

还有一些碎片，可能是努力攒钱后买的那张音乐贺卡，送给了小学毕业时分开的朋友，那是第一次用仪式感度过离别；可能是充满错别字的一封信道歉信，送出去之前还在自尊与友情之间的纠结中被揉搓得发皱；可能是一下午才赢来的一颗特别好看的玻璃珠，直到现在也舍不得扔，仍旧放在自己的梳妆台上。

这些碎片就像拼图里的一个一个小块儿，拼凑不出完整的童年，只拼成一个长大的我。我努力从这些残缺的画面中窥见了童心的一角，那是爱着生活的一切、也被一切爱着的一角。

现在的我们已经努力长成了大人，也许我们没能成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那个未来的自己，但是没关系，我们经过的那个童年，就像是一个温柔又充满无限可能的春天。而现在的我们保持童心，就是春天已经走了，我们也是偷偷抱着发芽的心情，打开一本崭新的“幼时记趣”，并郑重地写下几个大字：正在记录中。

童心便是
喜欢歌唱

戴霆宇(23岁)
法国尼斯索菲亚大学学生

喜欢卡片、玩偶、有耳朵的帽子，喜欢把人间的细语对万物表达交换、释怀目光里的坚硬与晦涩

我喜欢的事情是刻写年轮的笔，曾经被成长浪费的笔墨，在可爱的概念中，请标点藏进时间，装点童话，请所有的美好搬进城堡，在窗边，花花草草尽展歌喉

把影子晾晒后铺成被子，用梦为世界盖上柔软的印章，在人的背后，重新长出了翅膀

除了童心，我找不到更美好的词语，能配得上玫瑰花上的露珠，以及你眼中蠢蠢欲动的晨曦和鸟鸣

五月

周伟